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 丛书主编 冯道如
传承文学传统，再塑文学精神

菲茨杰拉德 等著



R e v i s i t e d

重访巴比伦

往昔的记忆又一次如梦魇般再现

[美] 菲茨杰拉德 等著 刘洋 等 译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 丛书主编 冯道如
传承文学传统，再塑文学精神

[美] 菲茨杰拉德 等著
F. Scott Fitzgerald

B a b y l o n R e v i s i t e d

重访巴比伦

刘洋 等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重访巴比伦 / (美) 菲茨杰拉德等著; 刘洋等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第 2 辑)
ISBN 978-7-5399-7095-0

I. ①重… II. ①菲… 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4287 号

书 名 重访巴比伦

著 者 (美) 菲茨杰拉德 等

译 者 刘 洋 等

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095-0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Contents*

保罗的故事 001

[美] 薇拉·卡瑟尔

刘 洋 译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023

[美] 海明威

付 稳 译

一双长筒丝袜 031

[美] 凯特·肖邦

刘 洋 译

美女还是老虎 037

[美] 弗兰克斯·托克顿

屈帮亚 译

“疯狂”哲人的生活 045

[意] 加斯帕罗·戈齐

费思嘉 译

肉桂色铺子 053

[波兰] 布鲁诺·舒尔茨

霍翠平 译

伊尔的维纳斯 065

[法] 梅里美

秦 璐 译

一个少女的忏悔 099

[法] 普鲁斯特

秦 璐 译

马卡尔·楚德拉 111

[苏] 高尔基

侯昌丽 译

饥饿的石头 127

[印度] 泰戈尔

陈梦莹 译

威廉·威尔逊 143

[美] 爱伦·坡

吴晓晖 译

重访巴比伦 163

[美] 菲茨杰拉德

刘 洋 译

一块牛排

189

[美] 杰克·伦敦

万敏琦 译

保罗的故事

[美] 薇拉·卡瑟尔

刘 洋 译

这天下午，保罗要在匹兹堡高中全体教师面前对自己的各种不端行为作出解释。一周前他已被勒令停学，而他父亲也拜访了校长办公室，坦言自己对儿子的行为感到不解。保罗温文尔雅地走进教务室，面带微笑。他的衣服略微显小，敞开的大衣领子上棕色的天鹅绒已经磨损；即便如此，他的着装仍有几分时髦。齐整的黑色活结领带上别着蛋白石饰针，扣眼里插着朵红色康乃馨。不知为何，老师们总觉得这样的装饰与一个遭遇停学的男孩应有的悔过之心不大相称。

保罗在同龄人中算得高大，他身形瘦削，耸立的双肩略显狭窄，胸膛亦不算宽。他的眼里闪烁着某种近乎狂躁的灵气，而他也总是有意为之，并加以夸张，表现在一个孩子身上这种品质则尤其令人生厌。他的瞳孔大得出奇，仿若服用阿托品上了瘾，但其中却炫动着一丝晶莹，远非药物所能给予。

校长问其为何而来，保罗不失礼貌地回答想要重回学校。这不是真话，但保罗对撒谎已习以为常；并且他发现，谎话实为战胜阻力之必需品。老师们按要求各自陈述对他的指控，且一个个忿忿不平，痛心疾首，仿佛要证明这等事件非同小可。违犯规

章、目无师长是众多罪名中的两条。然而所有老师都感到，用言语几乎无法表达真正的症结所在，而这症结就植根于这孩子歇斯底里的狂妄挑衅，植根于保罗对他们的蔑视——这点老师们一清二楚，而他似乎也从未费心掩饰。一次，当他正在黑板前归纳段落大意时，英语老师走到他身边，想手把手地指导他。保罗猛然转身，将两手紧紧背在身后。女老师目瞪口呆，她既伤心又难为情，感觉不亚于挨了保罗一拳。那种侮辱是如此偶然，针对明确，让人一辈子都难以忘怀。保罗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所有的老师——无论男女——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同样的厌恶感。一堂课上他习惯用手遮着双眼坐着；另一堂课上诵读时又总是望着窗外；换一堂课又会不停打趣老师的授课内容。

又是耸肩，又是轻浮的康乃馨，老师们感到保罗这天下午的表现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于是都毫不留情地对他大肆讨伐，其中英语老师首当其冲。他始终微笑着站在那里，苍白的嘴唇微张，露出洁白的牙齿。（他的嘴唇不住地抽动，还习惯性地挑动眉毛以示轻蔑，教人忍无可忍。）被折磨到这种地步，比保罗大的男孩也会崩溃求饶，痛哭流涕，可他却始终把微笑挂在脸上，唯一不自在的表现只是摆弄着大衣纽扣的手指会紧张地颤抖，拿着帽子的另一只手也会偶尔痉挛。保罗总是满面微笑，不时地环顾四周，似乎感觉有人在盯着他，想从他身上窥探些秘密。这种刻意的表情与毛头小子的天真烂漫实在相去甚远，因而往往被说成不知天高地厚或者“耍小聪明”。

问询过程中，一位老师始终揪着保罗的某次无礼言论不放，校长问他用这样的言辞跟女士说话是否礼貌。保罗略微耸了耸双肩，眉毛一阵抽动。

“不知道。”他答道，“我没想礼貌，也没想不礼貌。可能我就这样，说话很随便。”

校长问他是否觉得这种说话方式还是改掉比较好。保罗咧着

嘴，笑着说可能是吧。当被告知可以离开，他优雅地深鞠一躬然后退了出去。那个鞠躬仿佛是那朵气人康乃馨的翻版。

老师们陷入了绝望，绘画老师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这孩子身上的某种气质，根本没人能够理解。他随即补充道：“我觉得他不光是因为张狂才那样笑；其中仿佛隐藏着某种不安，一定是他不够强壮。我碰巧知道他生在科罗拉多，生下来几个月，他母亲就因某种慢性疾病死在那里。这孩子有点不对劲。”

观察保罗，绘画老师渐渐意识到，人们只看到他的一口白牙和故作精神的眼神。一个和煦的午后，孩子趴在画板上睡着了，老师这才惊奇地注意到，那张脸原来如此苍白，青筋暴起；他面容憔悴，眼周皱纹密布宛如老叟，甚至连睡梦中，嘴唇都在不停抽搐，并且因紧张而生硬咧开，露出两排牙齿。

离开大楼时，老师们都心怀不满，闷闷不乐。居然跟个小毛孩子一般见识，还任由这情绪化为激烈言辞冲口而出，仿佛彼此怂恿着投身一场可怖的谩骂游戏，这让所有人感到惭愧。其中一位还记得，这就像是曾见过的一只可怜的流浪猫被一群虐待狂逼得走投无路。

至于保罗，他冲下斜坡，嘴上还吹着《浮士德》中的士兵合唱曲。他不时回头张望，看自己兴致勃勃的样子有没有不幸被哪位老师瞧见。天色渐晚，当晚保罗还当班，在卡内基音乐厅当引座员，于是他决定不回家吃晚饭。

赶到音乐厅，大门还未开。外面微凉，他决定先上一趟美术馆——这个时候那里往往空无一人，有几幅拉斐利所作的明快巴黎街景，还有一两幅略带朦胧忧伤的威尼斯风景画，这些总是让他兴奋不已。他很高兴美术馆没人，只剩下一个年迈的看守。老人坐在角落里，膝盖上摊着报纸，一只眼睛戴着黑色的眼罩，另一只闭着。保罗独自占据着这方空间，自信满满地来回踱步，还吹着口哨。过了一会儿，他在里科的一幅蓝色基调画作前坐下，

沉醉其中。等他回过神来再一看表，已经过了七点。他蓦然起身往楼下冲去。一路上，陈列室里的奥古斯都雕像正凝视着屋外，保罗冲他做了个鬼脸；路过楼梯间，他又朝那里的维纳斯雕像摆了个下流的手势。

等他到了引座员更衣室，有五六个孩子已经在那儿，他慌忙兴奋地换上制服。保罗就那么几件衣服还算得上合身，这件制服是其中之一。他觉得穿着挺合适——尽管他知道，笔挺紧绷的制服会凸显他狭窄的胸膛，他对此格外在意。换制服的时候，保罗总是很兴奋；乐器室里传来弦乐调音和小号试吹的调子，保罗也一路随着哼唱。不过今晚他貌似兴奋过了头，不停地戏弄其他孩子，直到大伙说他疯了，把他按倒在地并坐在他身上。

但他凭借自制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冲到音乐厅前面，引领早来的听众就坐。保罗是模范引座员，总是温文尔雅，面带微笑地在过道跑来跑去。他总是不辞辛劳，替听众捎信、拿节目单，仿佛这是他最大的乐事。他所负责区域的听众也都认为这是个可爱的男孩儿，觉得他会记得他们，敬仰他们。随着坐席渐满，保罗越发来了精神，面颊和双唇也有了血色，仿佛这是一场盛大的招待会，而保罗正是盛会的主人。正当各位演奏者上台就坐时，他的英语老师拿着预留座位卡走过来。整个演出季，那几个座位都被一位制造业巨头包下。把票递给保罗时，老师的脸上流露出几许尴尬，还有一丝傲慢，随即她便感到这傲慢的愚蠢。保罗先是一惊，一股赶她出去的冲动随之而来。她有什么资格上这儿来，与这些名流丽色为伍？上下打量一番之后，保罗断定她着装不够得体，这副打扮坐在池座无疑是丢人现眼。为她放下座位时，保罗想，人家送她票可能也就是出于好心，她比自己高贵不到哪儿去。

交响乐响起，保罗长舒一口气，瘫坐在后排的位子上，如同刚才沉湎于里科画中一般在音乐里陶醉。倒不是因为交响乐对保

罗别具意义，只是第一眼见到那些乐器，保罗内心的某种欢乐便得以释放。那欢乐如同阿拉伯渔民捞到的瓶中所困的魔鬼，一直在心底挣扎。一股生命的热流瞬时向他袭来；眼前光影跃动，音乐厅霎时间金碧辉煌，简直不可思议。独唱女高音翩翩走来，保罗全然沉浸在台上人物惯于带来的迷醉感，甚至忘记了老师在这里有多煞风景。女高音碰巧是个德国人，肯定早过了花季妙龄，成为几个孩子的母亲；然而她身着绸缎礼服，头戴桂冠，身上有一股莫名的成就感，焕发出普照万物的夺目光芒，保罗的眼中只剩下完美。

每次音乐会一结束，保罗就会变得暴躁乖戾，直到入睡才安分下来——今晚就尤为烦躁。他感到自己无法平静下来；根本无从割舍这甜美的欢愉——这才是唯一称得上活着的快感。最后一曲期间他从大厅里出来，在更衣室匆忙换过衣服，然后溜出侧门——歌唱家的马车就停在那里。他在人行道上急促地来回踱步，等待着她的出现。

蒙蒙细雨中，远处阔地耸立的申力酒店依稀可见。大楼有十二层高，每层的玻璃都熠熠闪光，如同圣诞树下点灯的纸板屋小窗。知名的演员和歌唱家只要来到匹兹堡，都会住在申力酒店。到了冬天，还有很多当地制造业的巨头下榻于此。保罗常在酒店附近转悠，看着人们进进出出，他多想走进去，将校长等一切烦恼琐事永远地抛在脑后。

终于，歌者在乐团指挥的陪伴下走出来。他扶她上了马车，关上车门，用德语温情地道别——保罗不禁在想，二人是不是昔日情人，之后便跟着马车到了酒店。他健步如飞，只为能接近酒店大门，目睹歌者翩翩落车。头戴高帽、身着长大衣的黑人侍者为她推门，她的身影消失在旋转的玻璃门后。待大门虚掩，保罗似乎觉得自己仿佛也陪同她一起进门了。他感觉自己仿佛随她步上阶梯，进入温暖明亮的大楼内部，进入充满异国风情的热带世

界，那里阳光灿烂，万物生辉，舒适安逸。他想到餐厅呈上的那些闻所未闻的山珍海味、冰桶里镇着的绿色酒瓶，跟周日增刊上的晚餐派对图片一个样。一阵劲风袭来，暴雨骤至，保罗这才发现自己依然置身门外，暴露在碎石车道的泥泞之中；他的靴子进了雨水，显小的外套湿乎乎地绷在身上；音乐会的灯光已然熄灭，暴雨在他和头顶窗子里泛出的橙色灯光间筑起层层隔膜。保罗想要的生活就在那里，触手可及，如同圣诞哑剧中的仙境，无奈有幸灾乐祸的小精灵在门前把守。雨点击打着他的面庞，保罗在想，是不是注定此生要在暗夜的门外战栗，徒然仰望。

他转过身，极不情愿地朝有轨电车线路走去。梦醒是迟早的事：穿着睡衣站在楼梯顶层等待的父亲，那些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因匆匆编造而自相矛盾的故事，他楼上的房间以及屋里难看的黄色壁纸，吱嘎作响的衣柜以及里面脏兮兮的丝绒领盒。油漆的木质床头上方挂着乔治·华盛顿和约翰·加尔文的画像，还有一副装在画框里的格言：“喂养我的羔羊”，那是母亲用红色的毛线所绣，保罗对她却没什么印象。

半个小时后，保罗跳下奈格利大道的电车，从主路漫步进一条小街。街道十分体面，所有的房子都一模一样，里面那些收入中等的生意人已经身为人父，生育一大群儿女，他们个个都上主日学校，学习精简的教义，并且都对数学感兴趣；这些孩子都跟他们的房子一样毫无分别，全都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每次踏上歌迪利亚街，保罗都不禁厌恶得直打哆嗦。他家就在康伯兰神父的宅邸隔壁。今晚，他带着麻木的挫败感接近家门，每次回家那种丑陋与平庸感就会向他袭来，好像要将他永远吞噬。一拐进歌迪利亚街，他便感到仿佛水将漫过头顶。每一次生之狂欢过后，他都会体验到一种放纵后切身的沮丧，对于普通床榻的反感，对一般食物的腻烦，对弥漫着厨房味道房子的厌恶，对于碌碌之辈日复一日苍白而寡淡的人生的无比憎恶，还有对于清风、柔光和

鲜花近乎病态的企及。

越是走近那栋房子，保罗就越感到它跟自己没有丝毫相称：丑陋的卧室、老旧的卫生间、污秽的锌皮浴盆、开裂的镜子，还有漏水的龙头；他的父亲站在楼梯顶层，从睡衣底下伸出多毛的双腿，脚上蹬着绒毡拖鞋。今晚他比平时回来得晚了许多，肯定躲不过一番盘问训斥。保罗在门前停下脚步，感觉自己今晚不能招架父亲的问话，不能又在那张寒酸的破床上翻来覆去。他不想进屋，就跟父亲说没钱搭车，雨又那么大，于是他去了一个伙伴家过夜。

与此同时，他身上又湿又冷。他绕到房子后面，试着打开一扇地下室的窗子，发现窗户没有锁死，便小心地把它抬起，顺着地下室的墙爬了进去。他屏住呼吸站着，为自己刚才弄出的声响战战兢兢；但头顶的地板上一片寂静，楼梯也没有一点声音。他找到一个肥皂箱子。炉门中透出柔和的光，保罗把箱子挪到光晕中坐下。他特别害怕老鼠，所以根本没想入睡，只是疑神疑鬼地凝视着黑暗，生怕自己把父亲吵醒。即便如此，沉闷无奇的岁月中，每每有这样超乎寻常的零星日夜，在感官业已麻木之余，保罗的头脑总是特别清醒。要是让父亲听到他越窗而入，冲下楼来把他当做盗贼一枪打死呢？话又说回来，如若父亲端枪下楼，保罗及时地大吼一声，使自己逃过一劫，而父亲想到差点夺去自己儿子的性命而惊恐不已，那又会怎样呢？再说，倘若将来某日，父亲回想起那天晚上，真希望没有那声惊呼阻止他扣动扳机，那又会如何呢？最后这个假设保罗一直玩味到天亮。

随后而至的星期天，天气晴朗，最后的一缕秋阳冲破了十一月的骤冷。和往常一样，保罗得去教堂和主日学校。天气宜人的周日下午，歌迪利亚街的居民总是坐在自己门前的“台阶”上，跟隔壁的邻居聊天，或者亲切地朝街对面的街坊大声呼喊。延伸至人行道的台阶上，男人们惬意地枕着花花绿绿的靠垫，而女人

们一身周日的“束腰”装束，坐在狭窄门廊的摇椅里，装出悠然自得的样子。孩子们在街上玩耍；他们人数众多，街道俨然成了幼儿园的游戏场。台阶上，男人们一个个穿着长袖衬衣，背心没有系扣。他们叉开双腿，腆着肚子坐着，高谈着各种物价，抑或是大谈各种老板巨头的奇闻轶事。偶尔他们会看一眼嬉闹的孩子们，亲切地听着他们扯着嗓门、带着鼻音的童声，眉飞色舞中眼见自己的脾气秉性在后代身上重现。各种钢铁巨头的传说间，他们还会顺带穿插些自家儿子在学校的进步、算术成绩，或是在玩具银行存了多少钱。

十一月这最后一个星期天，保罗整个下午都坐在自家“台阶”的最底层凝视着街头，而他的姐妹们则坐在摇椅里，跟隔壁神父家的女儿们聊自己上周做了多少件女衫，上次教堂晚餐会上谁谁又吃了多少威化饼。碰上天气和暖，而且父亲心情又特别好的时候，姑娘们还会调柠檬水，总是装在饰有蓝色彩釉勿忘我的红色玻璃罐里端出来。姑娘们觉得这样挺好看，邻居们总会打趣罐子颜色奇怪。

今天保罗的父亲坐在最高一层台阶上，跟一个年轻人说话。年轻人膝上的婴儿不停地叫闹，他不住地把孩子在两个膝头间移来换去。碰巧他就是父亲整日念叨着让保罗学习的榜样，父亲总是殷切地希望保罗也能成为这样的人。年轻人面色红润，红唇紧闭，一双近视眼暗淡无光，还罩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片，镀金的镜腿挂在耳后。他在一家大型钢铁公司给某位富豪做文书，在歌迪利亚街总被当做有前途的年轻人而高看一等。据说大概五年前——他现在也才二十六岁——还有些放荡不羁，但为了自制，也为弥补因狂放而失去的时间与精力，他听从了上司对同事的苦心劝告，在二十一岁时娶了第一个愿与他共担命运的女人。她碰巧是个瘦骨嶙峋的学校老师，比他年长许多，也戴着厚厚的眼镜。她已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个个都跟她一样近视。

年轻人正在讲自己那正在地中海巡游的老板如何对生意的细节了如指掌，如何在船上跟在家里一样有序办公，还有如何“工作雷厉风行，让两个速记员忙得团团转”。反过来，他父亲也给年轻人讲了自己公司考虑在开罗修建有轨电车厂的计划。保罗猛地紧咬牙关；生怕自己去开罗之前他们就把那座城市毁了，但他也乐于倾听这些钢铁大王的传奇事迹，这些故事在无数的周末和假日里被人们一讲再讲；那些关于威尼斯的宫殿、地中海的游艇、以及蒙特卡洛一掷千金豪赌的故事令他心驰神往，他对那些送款员一举成名的故事也很有兴趣，不过对那份差事倒没什么热情。

晚饭过后，保罗帮忙把盘子擦干，怯生生地问父亲是否可以去找乔治家请教几何功课，然后越发小心地要些搭车钱。后一个请求他不得不重复一次，因为父亲原则上不喜欢听人跟他要钱，不管是多是少。他问保罗能不能找个住得近点的，还说不该把学校的功课拖到星期天才做；不过还是给了他十美分。父亲算不得穷人，但还是胸怀着穷苦人的伟大志向，期待着有一天能出人头地。他之所以同意保罗去当引座员，只是因为觉得男孩子应该学着赚点钱。

保罗雀跃着上楼，用那块他讨厌的难闻肥皂洗掉手上油腻腻的洗碗水味，然后拿出一直藏在抽屉里的紫罗兰花露水，往手指上洒了几滴。他把几何课本夹在腋下，大摇大摆地离开家。自打出了歌迪利亚街，并跳上开往市区电车的那一刻起，保罗便摆脱了两天来的郁闷，重新恢复生机。

市中心一家剧院有家固定合作的剧团定期来演出，剧团中的领衔少年是保罗的熟人，他一直邀请保罗有空来看他周日晚上彩排。一年多以来，保罗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消磨在了查理·爱德华的化妆室，还得以成为爱德华的跟班之一。这不光是因为这位年轻的演员——这位请不起化妆师的年轻演员——经常发现保罗很